

草庐吴文正公全集

華君吳文正公全集

草廬吳文正公集卷之二十二

記

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笑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  
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  
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騫而自不知其缺董韓二子  
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  
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  
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爲無補於人心  
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

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  
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  
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徃徃滯於此而溺  
其心夫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  
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過它書  
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唾其陋詞  
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  
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  
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知之根株是  
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它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

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行不著  
習不察亦不過爲資噐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  
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  
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  
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  
清江皮公字其子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從  
吾游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名合父師所命而一  
之意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子之學詞  
章則云至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  
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猶以陳爲未精饒爲未

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  
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  
誤子也哉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  
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  
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  
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  
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  
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  
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爲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  
不務允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

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爲  
僞學者其弊又浮於末學之外而子不爲是也

儼齋記

脩己治人之道一言而撮其要曰敬而已儼者敬之形  
於外者也自昔聖賢教人爲學莫不由此而入門孟子  
而後吾夫子之道不得其傳漢唐名卿鉅儒或資質之  
暗合或言議之偶中而能的然知學之有要者其誰乎  
宋河南二程子續孔孟不傳之學於千載提一言以開  
後覺新安朱子究竟發揮而其學益以顯時則伊洛之  
學獨明於南土近年覃懷許公讀朱子之書而有得復

恢河南之緒然後伊洛之學盛行於中州從之遊者立身臨政徃徃異於人人見其異也不問可知其出於許公之門上而宰輔次而庶官下而秀士比比有焉崇仁令田侯若思曹人平居私淑槩嘗有聞許公之說名齋以儼豈徒因已之名而生是義哉古曲禮三千餘條逸於秦火漢儒掇拾其遺冠於禮記首篇之首凡十二字首言敬次言儼何也學之道無它主於中者敬是也敬之道無它形於外者儼是也外肅則內安貌莊則心一儼所以爲敬之第一義也夫子而孟子孟子而程子程子而朱子而許公之所得於朱子者其學不在於斯與



侯於許公之學有聞矣其亦有見於斯與侯前宰長樂  
著能聲今宰崇仁至官以來寢食未嘗適私室遇休沐  
一歸視又出公廨究心民事夙夜不倦勇於必爲事無  
留滯歲饑天旱若已或致賑恤祈禳汲汲恐後不憚疆  
禦御史如束數十年間所稱賢令其勤其健其堅其果  
其儼其整未有如侯者也夫是六者敬之實也而侯兼  
有之六者其目也儼者其綱也侯之仕侯之學俱進進  
而未已益大其所用益充其所聞所就其可量也哉修  
已以安百姓由此其選也澄不及識許公然頗注意於  
朱子之學它日侯爲澄誦所聞其必有不期同而同者

儼之本體極其微儼之功用極其大尙將極談於儼齋之下

忍默堂記

一忿或至於亡身一言或至於喪邦其小者或以招禍或以敗事矯其失者所以有取乎忍以默也豫章黃幼德愿慤士取山谷老人養生四印之二名其堂曰忍默將以自警且以戒其子用意不其嚴乎抑聞諸古之君子休休而容恂恂而謹容則自平其忿謹則自詘其言奚事於忍奚事於默哉當忍而忍當斷而斷惟其可當默而默當語而語惟其時又豈專於忍專於默邪前之

所云仁之所能後之所云義之所爲仁者寬洪而前重  
義者裁制而精審夫如是忍默之名可廢也或者因字  
取象如加忍於心託物取形而三緘其口以示警戒則  
善矣然皆矯枉過直之意非大中至正之道也初德姑  
置太史之詩而留意聖賢之書居仁由義而有實德其  
必欣然領會予之說請爲筆之以志堂壁

有原堂記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  
惟有原頭活水來朱子詩也朱元明摘詩中有原二字  
各其堂夫水有原則活活則清無原則死死則汚理之

在人心猶水之在地中晝夜生生而不竭是之謂有原  
心理之發見猶原泉之初出毋滑壞毋闕絕將混混乎  
其來常活而常清矣彼汚池之聚無原泉之生雖或一  
勺之多歟水耳臭腐之區泥塗之窟黃濁滯滯枯涸立  
至胡可以鏡而又烏取天光雲影於其間哉審乎是君  
子於此心之理其可以滑壞闕絕於其原乎果行育德  
在易取山下出泉之象育之果之不滑不闕之謂也孟  
子曰仁義禮智四端擴而充之若泉之始達孟子之學  
傳於朱子元明氏朱而派其派則亦學朱而原其原可  
也朱子之學類非俗儒之所講聞思之思之重思之思

而得得而學學而成焉朱氏世有人矣豈曰顏斯堂之名而已哉

拙閑堂記

人之情莫不耻拙而慕巧喜閑而惡勞是知閑之勝於勞而不知拙之勝於巧也巧於利者營營於貨殖巧於名者汲汲於權要巧於藝巧於謀凡號爲巧者役役焉勞其神瘁其躬自旦及暮自春徂冬自少至老雖欲求斯頃刻之閑而不可得無它巧累之也拙則不如是矣然人之生斯世也具耳目鼻口而爲人有心思智慮而接物苟事事一於拙能不前蹙而後跋乎而豈人之

情也哉故夫世所謂拙者徃徃非真拙也或以拙用其巧或以拙藏其巧如是而拙巧之尤者也清江皮季章南雄總管公之從子公愛之甚公之赫赫昌盛也依乘附託于利于名者填門排戶而進不間親踈遠邇紛紛幾若狂然季章於斯時澹然屏處一十五里之外非歲時問起居不一至巧於求者皆議其拙而季章俯仰一室笑傲夷猶方以得閑自喜各其燕坐之所曰拙閑予評季章謂閑則然謂拙則非然則其用巧以拙藏巧於拙者乎亦非也莊生云巧者勞周子賦拙偶其語而曰拙者逸夫莊言固多過激周子亦因世之尙巧而矯其

辭未暇約之中也君子安分無求乃其常事豈必曰拙哉予故曰季章非拙也安分無求者也尙巧者以爲拙因人之名我而取以自命也季章曰子善知我書之爲拙閑堂記

中和堂記

中和者子思子傳道之書所云也儒家者流目辨其文曰中中和云爾口誦其音曰中中和云爾雖善於訓詁者亦不過曰性之無所偏倚情之無所乖戾云爾實能體是達是者何人哉持正崇元通妙法師道家者流而以之名堂其子思所謂乎抑別有所謂乎師曰儒

家精蘊非敢與聞也吾道德經言守中言知和子思子  
言致中和亦在夫人知之守之致之何如爾儒家道家  
所言何間焉予曰師道家者流而言若是懿哉吾儒云  
致中者心之正致和者氣之順噫此體信達順之道也  
未易言未易言蓋聞道家之指芸芸而復歸於靜中之  
地與綿綿而不勤於用和之天與致虛而極致柔而嬰  
也致中致和之功予與儒家者流而言若是師謂何如  
也師笑曰吾弗知吾弗知志之可師嘗任龍興吉州路  
道錄今就閑而老矣世務悉畀其徒孫王汝能王恬淡  
樸素與世之道流異足以稱師之托徒之長幼十餘人



亦俱有立有守將必有超然領會於斯堂者志之所以  
俟也師朱氏名時中字時可其居曰清都之觀

臨江路修學記

官之於人也不戾於其才人之於官也不戾於其職此  
盛治之世而人不能以皆然也糾察之官必明如水鏡  
也而罷軟昏庸者有之字牧之官必慈如父母也而貪  
饕殘虐者徃徃而是至於儒之設官此古之所謂以道  
得民者豈苟然哉必曰立師道以善一世固難其人儻  
能爲其所能爲以不墮其職斯亦可矣大德十年冬予  
董江西廣東儒學稽教官之能振職者莫不以臨江爲